

## 第五章 無言以對

客廳裡笑聲連連，哲明從小就習慣對電視機裡面的人物說話，此時此刻，他正跟那些卡通人物笑成一團，好像他們是他的老朋友一樣。

「弟弟，我在門外老遠的地方就聽到電視聲跟你的笑聲，看電視一定要弄得這麼大聲嗎？」玉賢進門後看到哲明，便發了一頓斥責叨念，「你作業寫了沒？每天不是看電視就是打電腦上網……能不能懂事一點……」

「拜託，是姊姊惹妳，幹嘛拿我出氣啊，倒楣！」哲明看都沒看玉賢一眼，便把電視關了，「啪」的一聲把遙控器大力摔在桌上，轉身就把背包一起抓進房間又「碰」的一聲把門關上。

玉賢看著哲明從笑臉立刻轉成臭臉，又用這些刻薄的聲響控訴她，心裡有些悔意，但那悔意很快就被一股怨氣蓋過。她把剛剛在超市買來的幾個塑膠袋往餐桌上一扔，便讓自己摔坐在椅子上。她的眼神隨著透在光柱裡揚起的塵埃飄落地上，一口長氣還沒嘆盡，一陣重節奏的搖滾傳了出來，那重擊的聲音打在她無力的心上，玉賢覺得更是累了。於是她一身制服還沒褪去，就抓起剛剛扔下的鑰匙起身，也學哲明一樣重重地「碰」一聲，摔上大門離去。

玉賢走進巷子底的公園，在一棵垂滿根鬚的樹下停了下來。樹葉間篩落的陽光並沒有把玉賢弄得明亮，反而使她憔悴，她像是瞬間發了滿頭白髮的老太太，佝僂地倚在老樹旁的鐵椅子上。這些年來，她升了護理長的職位，工作壓力卻日漸增大，在醫院她面對各式各樣的病人，多少要硬撐出開朗樂觀的態度給年輕人做示範，但回到家，面對兩個正值青春期間彆扭的孩子，常常有難以招架的感受。醫院裡雖然也常開些有關青少年的導護課程讓同仁學習，但她總是覺得知道是一回事，要落實卻是隔好幾座山，不但讓體力不支的她難以攀爬，還常常有撒手扔給正偉去管的輕率態度。她也不是不知道這些癥結，但日子過著過著，安順就好。沒想到這意外來得這樣突然。

公園裡，幾對大人小孩接著離開後，玉賢終於得到她想要的片刻安靜。她再度陷入沈思，這是她這兩天一直重複做的事情。今天在醫院裡，她拿了針頭等病人撩起袖子，晃了神，還是病人叫喚她，她才把暫停在手跟針給動了起來。玉賢不斷回想的，是她以前寫的字句。

「1986年夏天，護校畢業，我看到救國團組隊到金門服務的消息，便自動報名。便踏上那塊陌生的土地。我還記得第一眼看到遍地紅土時的感覺，炙熱的太陽把紅土曬的發亮，就像是金子一樣，也把我的心照紅了。日後我常看到穿著綠衣的人在那片紅土上走動，那土地實在有太多鮮血的記憶，顯得更紅了……」

「玉賢！玉賢！」正偉的叫聲，把玉賢離開位子的魂給拉了回來。

「玉賢啊，妳在這做什麼？有寧兒的消息了嗎？」正偉才跑兩步路，便說的氣喘了。

「我剛剛回家看到妳的東西扔在桌上，問哲明妳去了哪裡，他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「喔，我買了菜回家，有點累出來走走。」玉賢的思緒再度回到公園裡，這時她才發現天色已經灰暗了，她吸了一口長氣，直到無法再吸了，才讓氣瞬間洩出來，「好了，我這就回去煮飯了。」

正偉把玉賢的肩膀按了下來，「沒關係，不急。等一下我們去買個便食回家就好，別弄了。妳今天晚上不是還得去值大夜，別弄了！」正偉握住玉賢的手，隨著坐下來，那股帶著力道的溫暖，突然讓玉賢的眼眶濕了起來。十幾年前，她正是靠著這股力道，才勉強撐了下來。

「我們該去找寧兒嗎？」玉賢說。

「如果妳希望我去的話，我明天可以請假。」正偉說。

「喔，不！你別去。」玉賢知道，這個時候，不管是誰去找寧兒只會更糟，「要去也應該是我去。」玉賢知道這話雖衝了出來，其實是虛的，便止住了。

「玉賢，對不起，我想……我想……」正偉吐了幾個字，也停了。

正偉其實不知道自己要說些什麼，他也不知道這事到底要怎麼處理好。他只知道寧兒最近的脾氣像泥鰍，讓他們兩個都抓不住，尤其幾個月前寧兒為了哲明的 iPod 跟正偉吵，寧兒頂了他一句「你最好不是我爸爸」正偉當場甩了寧兒一記耳光。寧兒從此便不再跟正偉說話了。而玉賢也因為正偉跟寧兒之間，日益緊張的關係，搞得不耐煩，自己也常跟寧兒三兩句就鬧得不愉快。今天一大早，其他人都還沒起床，玉賢便先弄好他們的早餐才出門，正偉後來收到寧兒的成績單，在出門前到寧兒房裡問了她幾句話，寧兒不答也不應，氣得正偉說了句不該說、說了也收不回去的話，寧兒聽見只大叫了一聲，就把他推出門外，兩人不歡而散。

玉賢對正偉當然有未發的怨言，她常提醒他不要太過溺愛哲明，她知道寧兒個性雖不跋扈，卻敏感又倔強。然而，玉賢也責怪自己，雖然她知道，自從哲明出生後，正偉就把心思都給了哲明。而寧兒吃味的情緒總是換來她對寧兒更多的責難，對她說「妳要懂事，妳當姊姊的，怎麼老是跟弟弟計較、搶東西呢」這類話，有時還會添些「怎麼那麼小心眼」「還不長大」負面的話來。到最後，玉賢漸漸的不覺得她用這樣的語言有什麼不妥了，因為這是平息紛爭最快奏效的方法。

但他們沒想到，寧兒從小到大，最恨的就是這些話。只要她聽到這種話，她再怎麼有理都不會表明，便迅速靜聲離去，讓現場立即恢復他們要的平靜，卻沒人知

道，這一平靜的海面下，又累積一次她既不平又受辱的暗流。

正偉知道他對哲明的心思是多過於對寧兒的，他一直知道，但他總覺得這是自然的，他也一直認為他做得夠多了。他並不是不愛寧兒啊，只是寧兒的個性很強，有時候還利得跟刀子一樣，讓人難受。但是正偉也明瞭，他那邊的家人，對寧兒的忽略比他的還明顯，他母親尤其溺愛哲明。小時候，寧兒偶爾還會跟哲明一起回奶奶家過假，寧兒上五年級後，就主動提出不去了。之後便是倆人分道揚鑣，哲明回奶奶家，寧兒去雅賢家或外婆家。而哲明的奶奶常常私自給哲明禮物或零用錢。這些寧兒多少會察覺，便免不了爭吵。這都讓正偉覺得寧兒越大越跟他不親，他怪自己也怪寧兒，更為自己那份失落，感到委屈。

這些，他們倆個都心知肚明，所以這次他們都不再逞強，全向無言低了頭。玉賢與正偉坐在椅子上，各自嚼著這些矛盾思緒，沒有交集。直到正偉的手機響了。

「爸，你找到媽沒？我肚子餓死了。」哲明在電話裡吆喝得連玉賢都聽到了。  
「好了，我們馬上回去了。」正偉掛上電話，「玉賢，走吧，去買便當回家了。」

玉賢一路上什麼話都沒答，只讓沈默繼續跟著他們回家。對著便當，玉賢也是吃了兩口就說飽了，便進了房間打電話。哲明便樂得吃了幾乎兩個的便當，對正在發育的男生來說，一個便當對他來說實在不夠。不止豐盛的食物帶給他愉悅，稍早他回房間開了震耳欲聾的音樂在床上打電玩時，無意間發現了被塞擠在牆縫的 iPod 而讓他吃飯時更顯得意。要不是正偉看見他背著 iPod 搖頭晃腦吃便當，為他錯怪寧兒而責罵他幾句，他是壓根忘記自己的任性的。

「喂，雅賢，是我。」

「姐啊，吃晚飯了沒？」

「吃過了，寧兒打來了嗎？」

「有，剛剛掛上電話沒多久。她說她有聽到妳的留言，她一切都好。」

「還有呢？」

「她說她手機沒什麼電了，要妳不要再打，她說她都在紙條上寫給妳了，她說妳總是不把她的話當真，她說妳只會罵她……她說就是因為這樣，所以她必須這麼做……」

「好了好了，夠了，夠了……」

「姐，妳……」

「雅賢，妳覺得我該去金門一趟嗎？」

「姐，如果妳真心問我，真要聽我的意見，我會說不要。而且妳工作也不好擱著。」

「恩。」

「姐，妳先跟姊夫冷靜一下，再等個幾天。」

「幾天？雅賢，她才幾歲大，難道要讓她這樣自以為是，萬一出什麼狀況怎麼辦？我這個作母親的擔當得起嗎？妳知道我對她……」

「姐，我了解你的擔憂，我會想辦法勸勸她。寧兒知道多少？」

「不多不多，她只拿走一張照片，我不知道她到那邊到底要做什麼，究竟能怎樣呢？都這麼多年了，這孩子真是讓我又急又氣。我怎麼會帶出這樣的孩子來呢……」

「姐。」

「唉呀，妳別老是跟我姐啊姐的，只會讓我洩氣。」玉賢吐出這話就後悔了，「好啦，她一有新消息，一定立刻讓我知道，謝謝。」

「知道了，妳別為此操心累了身體，再見。」